



一本作委吏與為司職吏玄雷蕃息

孟子合今從之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犧義與此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

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

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

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

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

田晏嬰不可公感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

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

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

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

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

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

卒不行有答子東周定公以孔子為

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

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國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郊又不致墮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年事皆為十適衛主於子路

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淵由適陳過

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

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

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

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

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

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盼以中牟畔召

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聖白語及

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

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

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

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

數為在此時。又以此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司城貞子時語。

皆此。一用語而孔子如蔡及葉。有

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蓀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

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

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

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

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

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又反乎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說。

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

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并

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

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

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

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然魯終不能用孔

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

記。有犯宋語。從同等語。刪詩正樂。有認太師及樂正之

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

年之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

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

之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

是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

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

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

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
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
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思
學於孔子而孟子
受業于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
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三篇其二
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
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

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
之門人故其言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
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
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
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

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

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仁多也○又曰論孟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

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
言語句句是事實

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
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
見得長短輕重○又曰讀論語孟
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讀論語孟子法

大明嘉靖甲子歲孟春吉旦

益藩阜平府敬所樂善堂重刊



論語卷之一

學而第一

朱熹集註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

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

見是而無門，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

有也。鮮，弟好皆去聲。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功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道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克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

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蓋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誠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也。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

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

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之弟上聲。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也。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孝包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

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

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

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

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

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

後為無
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也固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

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元。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克。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謂善言德行了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矣。亦可謂善言德行了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矣。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沉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

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

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

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至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令則亦可

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

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

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

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

斯之謂與？磬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奥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磬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

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盡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

然不切則礎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也。○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而患人之不能。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

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

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道。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其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說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

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

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躐等而進。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

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

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別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子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

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於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自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

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此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當是以為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婉容。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謔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

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廋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心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二必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毫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治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水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列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義色。以遠之。不爾。則曷能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疆。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者。則以為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

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如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情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

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

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

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

月軌音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軌，轆端橫木，縛軌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轆端上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德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上者，雖百世之遠，所以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簡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

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

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

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孰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揚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杯飲為之簋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

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純

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

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

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對反。胡。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

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

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

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

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

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

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把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計禘反大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

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也。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也。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

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

不與視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意。誠。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

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際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

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
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不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

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

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

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側留反

太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議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哉孔子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

道也。

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

反氣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揚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固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

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洛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音樂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

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

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早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

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
坵管氏亦有反坵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好去聲坵
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
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坵在兩楹
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
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
仲之器小其肯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
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
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
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
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
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

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
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
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坵桓公內嬖
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
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
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
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
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
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
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

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

也以成語去聲大音
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故也。純和也。繳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繳如。然豈官自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

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

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達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父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
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
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
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
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
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
揆一也征伐非其所
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

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
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
所行之
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

聲焉於處
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
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

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去聲

樂音
洛知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又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

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也。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

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

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

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不仁於其身。此

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

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於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

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

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皆可即比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

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然。謂多取然。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

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

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已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

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由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

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

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

省也

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從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而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也。○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遠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也。

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

疏矣。

數色
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北京市中國書局定價
論語集注
4册 20元

